

死神之吻会传染……

死神降临的时刻都是相似的：你喊破喉咙也没有用，邻居们什么也听不见……

欢娱花园爱恋

Meurtre à Petite Plaisance

ESTELLE MONBRUN

[法] 艾斯黛尔·蒙布伦 著 | 朱晓累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死亡之吻会传染……

欢娱花园爱恋

MEURTRE À PETITE PLAISANCE

ESTELLE MONBRUN

[法] 艾斯黛尔·蒙布伦 著

朱晓累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5—2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欢娱花园爱恋/(法)蒙布伦著;李玘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11

ISBN 7-5382-7636-X

I. 欢... II. ①蒙...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295 号

Meurtre à Petite Plaisance by ESTELLE MONBRUN

© Editions Viviane Hamy, 2001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 Bertelsmann Asia Publishing

arranged by Feng CHEN—SCHRADER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开本:88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数:200 千字 印张:7.25

印数:1—12200 册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青松 张国际

特约编辑:丹 飞

封面设计:黄万珊

版式设计:艾 格

定价:20.00 元

Who's who

蒙德塞尔岛

阿什利·布朗 阿本那基印度人后裔,“拯救我们的岛屿”组织主席

多罗泰·布朗 阿什利·布朗的阿姨,收养阿什利

霍沃思·夏尔一家 阿列克西斯别墅的主人

拉尔夫·布拉德福德船长 安德鲁·布拉德福德的叔叔

杰克·格里菲斯 当地警察

乔治·辛普森 教堂修士

伊丽莎白·塞德维克 比利时度假屋的主人

杰夫·沃克 捕龙虾者

吕西安·沃克 杰夫·沃克的儿子,邮递员

弗雷德·威尔金森 杰夫·沃克的表哥

外地人

热拉尔·布雷拉克 葡萄种植者

安德鲁·布拉德福德 联邦探员,布拉德福德船长的侄子

让-皮埃尔·福什罗 法国警长,安德鲁·布拉德福德

的朋友

埃莱奥诺尔·亨特 隐居在岛上的小说家,与丈夫分开

阿德里安·朗佩里尔 法国记者

特德·梅里诺夫斯基 纽约促销者

简·奥弗林 比较文化教授,阿列克西斯公寓的住客

吉赛尔·党贝尔 简·奥弗林的同事

罗伯特·斯波尔蒂尼 《波士顿时报》的美食评论家

朱尼诗·塔那奇 日本学生,玛格丽特·尤尔西纳的房

子小欢娱的导游

巴黎

蕾拉·杰马尼 福什罗警长的助手,便衣警察

马克·勒梅西尔 阿德里安·朗佩里尔收养的孩子

渊博的知识不能确保精神进步。

——赫拉克利特

摹仿智者的文笔是最危险的愚行。

——二世纪无名氏

Prologue

亲爱的马克：

我刚从波士顿回来，我去咨询的那个专家对于我现在的健康状况没有作任何的保留。他说我的肿瘤无法用手术去除，就算做最好的估计我也就剩下几个星期可活了——或者应该说是最坏的估计？不管怎么说，现在到了我转交权利的时候了。我决定将我的王国中所剩下的一切托付给你，当然了，如果可以把一个诚实的记者穷其一生所投入的事业叫作一个王国的话。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对此所作出的牺牲，也了解我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被派去报道在曼恩附近海域愈演愈烈的“龙虾大战”的。不过，相信我，与这个岛上的一些居民相比，这些残忍的甲壳动物的风俗还是要温和得多的。1604年，身负胡格诺教派皮埃

尔·迪加所赋予的复兴使命的尚普兰将这里命名为蒙德塞尔。9年之后，法国与英国之间争夺对“新世界”统治权的战争开始了。最先成为战争牺牲品的是阿本那基印第安人。为了抹去法国人留下的一切印记，而专门从詹姆斯敦来到岛上的塞缪尔·阿尔高一声令下，这些可怜的人们就与一些耶稣会的神士一起被扔进了大海。我刚刚才发现，在这个已经不再是岛的小岛——这里的人简单地将其叫作巴哈伯、那众多陡峭的海岸上，一些阴谋甚至直到今天都在密谋策划着。战争一开始卡迪亚克的山坡就被鲜血染成了红色。然而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其猛烈程度而言，这些阴谋都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你知道我是非常讨厌名不副实的胡乱吹嘘的。尽管这里犹如田园牧歌般美丽，并且有幸被托马斯·科尔、弗雷德里克·丘奇和温斯洛·霍默收入画中，但是我可以用人格向你保证我在这里发现了人性最为阴暗的一面。现在拨乱反正的工作落在了你身上，你可以请专家来审核我留下的资料，并且通过这些资料将事实公诸于众……我已经想过我要提笔撰写的文章的题目——“玛格丽特·尤尔西纳纪事”，然而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完成了。也许你会想使用另外一个名字吧……

episode 1

飞机在波士顿降落颇费了一番周折。众所周知,洛根机场可是美国最危险的机场之一,和它齐名的还有纽约肯尼迪机场没完没了的人山人海和圣迪戈机场那不够长度的跑道。这次沿着美国海岸为时 3 个小时的飞行,颠簸得比以往都厉害,乘客脸上显示出不同程度的苍白也表现出他们对法航飞行员的不信任——在鲁瓦希起飞的时候,好像广播说飞行员是个叫什么克里斯蒂安娜·勒鲁瓦的女人。这立刻就使一个胖乎乎的男乘客感到不信任。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容貌酷似美国前总统的绅士。热拉尔·布雷拉克为了表示他的不悦之情已经好几次按发光按钮来召唤空姐,不停地抱怨无法吸烟、风扇开得不够大、毯子过于粗糙、他刚刚请乘务员特别定制的菜不合口味,还有飞机提供的红酒年份不够等等问题。可怜的空姐则得随叫随到,由面带微笑到被折磨得痛苦不已。由

欢娱花园爱恋

于机舱外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云层用来解释飞机的晃动是因为遭遇了湍流,热拉尔就把他的所有不适都归咎于克里斯蒂安娜·勒鲁瓦:“一个女飞行员!我们等着看吧。”他轻轻地俯身对邻座的乘客不停地重复。而他的邻座则一直都没有把目光从手中的书上移开。这本书有个很奇特的名字:《黑暗中的著作》。它有可能是讲什么内容的呢?热拉尔·布雷拉克无从知晓。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替他和哥哥一同经营的公司所酿制的葡萄酒,在曼恩的饭馆里争取一定的市场份额。他起初以为邻座的人在读一本关于打黑工问题的作品,但是他偶然瞥见一个句子,看起来又挺像是讲16世纪的事。于是他将注意力从邻座的书上移开,用一种蔑视的眼光向周围扫视了一圈。

走廊的另一头,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给一本有关弗洛伊德的书作注解,那书奇怪的封面上好像写着作者是个叫埃迪特·莱克特的家伙。热拉尔·布雷拉克在起飞的时候就在他前排的乘客中发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子,她在飞机上升的过程中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埋头读她的《尤莉蒂丝历史》,他拧着脖子终于看清了书的作者:米谢勒·萨尔德。看起来他是坐进了一堆知识分子中间。热拉尔·布雷拉克叹了口气,心不在焉地浏览了一下带来的《巴黎竞赛画报》,这期的内容几乎全部在讲英国王室如何如何令人失望,接着他开始认真地学习起经贸词汇来。他在中学学的那丁点英文

还没让他精明到如何正确地应用“政治词汇”——现在可不能再说“黑人”而要说“非美国裔人”，不能再说“红皮鬼”而是“美国土著”！有关妇女，有人已经给他提过醒说最不起眼的恭维之辞和轻浮言论都可能把他自己送上法庭。他可要小心注意了。在法国，至少事情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他就经常和自己那个在这方面缺少幽默感的老婆开玩笑。但是一个女飞行员，真是让人担心。这还仅是个开始，一个糟糕的开始。她们正在入侵军队。她们开始成为外科医生。她们甚至还写作！庆幸的是她们还没办法在天主教教堂里做点什么！

这段“漂泊生涯”终于到了尾声，福什罗专员合上他的书，从窗口向外眺望，深蓝色的分界线在大地与海面之间旋转不定。由于风的影响，飞机已经作了两次同心盘旋以寻找空气阻力相对较弱的路线，从而能够相对安全地俯冲降落在那些被大海包围的短跑道中的一条上。持续的晃动使他突然想起了那年秋季的一天，当他驾驶着飞机的时候，阵阵肆虐的狂风使他无法控制飞机，而汽化器里仅剩的汽油在几分钟后就无法保证正常降落。现在他在前后颠簸着的波音飞机的机舱里又感觉到同样可怕的波动，他也知道现在机翼不正常的平衡状态和管道由于过热而产生的丝丝声，意味着什么样的危险。他的邻座在位子上左摇右晃，有个婴儿的哭喊声越来越刺耳，一位高度警戒的女士用一本周刊扇着风。他们好像要延误了。安德鲁应该会在出口处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每 30 分钟

欢娱花园爱恋

就不耐烦地看一下手表,并且担心他们是否能够赶在周五的大堵车到来之前,离开这里去向蒙德塞尔岛的东北哈伯。

几个小时之前,拉尔夫·布拉德福德船长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并没有打算去看看床头柜上闹钟发亮的指针读数。黑夜已经过去了,但是白天还没有完全来到。这个时候之于上午就像黄昏之于晚上一样,是光明征服黑暗之前的过渡时期,出海……这是他发出1天内第1声命令的时刻。出海……这些词语对于他来说总是散发着一股暗绿色的海藻的美味。出海……自从他被迫退休以来,他每天都在怀念着海浪温柔的抚慰,怀念着风中飘来的馨香,船只驶过留下的昙花一现的泡沫痕迹,还有海鸥那并不优美的高歌。他对大海的眷恋就好像一个曾经完全拥有他情妇胴体的情人,现在只能远远地、带着忧郁的眼神默默地注视着他的爱人。他住在亨廷顿路的一座灰色的大房子里,挂着蓝色百叶窗的窗户正对着法国湾。晴朗的日子里,他可以在水中辨识出小熊岛的剪影,再远跳过去就是克兰白里和萨顿岛。他现在与他毕生的最爱近在咫尺,那个地方在小村东北哈伯的最南端。这个小村子临近两个海港,三面被水包围,在1947年的1场大火之前,这里就是一些田园生活爱好者的天堂。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在岛上找到许多从纽约或者是波士顿来的有钱人家,他们就像约翰·洛克菲勒一样在这里建造避暑别墅。有很多始建于14世纪中叶的、从规模和其具有的建筑艺术价值来看更为类似于城堡

的乡村别墅被大火无情地吞噬,直到很久之后才由首批度假者的若干代曾孙进行重建。这种重建亦带来了一种风俗的消失。事实上,首批到达这里的避暑者是印度人。他们夏天的时候在岛上消暑,到了秋天就回到相对炎热的大陆上去。在阿什利·布朗的带领下,这些人的一些后代,或者更为有名的叫法是诨名“小岛鸭狂”,正在向曼恩省提出诉讼,要求重新获得居住和打鱼的权力。

海浪层层叠叠,轻轻地亲吻着拉尔夫·布拉德福德家脚下的岩石。这种旋律突然被打破了。这座古老的度假屋充满了已经消失的时代所留下的回忆,10年以来一直是拉尔夫的避难所。只有每年夏天的几个月要被他的哥哥入侵,而现在他年轻的侄子和侄女要来了。安迪是他的侄子,这天晚上他和他的法国朋友就该到了。老人家叹了口气。3个小时质量不高的睡眠并不能把他从昨晚的疲惫中解救出来。他小心地把左脚放到地上,因为他的女仆总是把地板打得滑溜无比,之前他已经有过几次倒霉的经历了。

远方传来的刮擦声让他的唇间绽放一丝微笑。瓦伦丁听到了声响,它坐在门后等着,不耐烦地抖动着身子,迫不及待地要像每天一样在吃早餐之前散个步。要是它给他点时间喝杯橙汁的话就好了!他迅速地在隔壁的浴室冲了个凉,套上夏装,准确无误地在门后找到了他要找的家伙:不耐烦地晃动着身体,嘴上套着狗链,眼中闪烁着迫切的神采。小狗一路狂

欢娱花园爱恋

奔下楼梯,而他的主人紧紧地抓住楼梯扶手,不停地向它重复解释着:

“好了好了,马上走,马上走,1分钟就好了,小蝴蝶。”

他们从白色的栅栏里走出封闭的花园,沿着圣玛丽教堂走过去,在小狗的强烈要求下——它拼命地拉扯着狗绳——在叉路口向左转。

“啊!原来小姐今天早上想要转一个大圈呀。”老人家轻轻地抚摸着西班牙猎犬的头说道,“嗯,好吧,既然今天天气很好……”

他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空气里无处不在的海洋晨曦的味道。他看见本堂神甫宅子的一个后窗亮着灯,并试着将自己的脚步与小狗的协调起来。

它自信地迈着步子,仿佛对这里的一切十分熟悉。在一棵榆树前停了一下——它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痕迹,使劲地东嗅嗅西嗅嗅以辨别熟识的道路,并且还用眼睛巡视着周围,看看有没有猫呀或者松鼠呀什么的冒出来,这样它就可以发发狗威吓吓它们。

突然,小狗在一座白色的房子前停住了。这座房子的挡雨披檐上爬着繁茂的紫藤,看得出它的草坪经过了精心的照料。小狗忽然在以涡形字母装饰的“小欢娱”这几个字前停了下来,黑色的字与绿色的草地相称,显得格外显眼。拉尔夫船长惊讶地放松了抓着狗绳的手。1秒钟之后他的手里就一无

所有了,小狗好像变成了方程式赛车一样飞奔,脖子上的狗绳就好像毫无用处的围巾一样随着风无奈地飘动着。

“瓦伦丁……乖孩子……到这儿来……”

但是瓦伦丁有它自己的打算。鼻孔朝天尾巴迎风,它在花园边上停了一下,凶巴巴地看了主人一眼——它的主人气喘吁吁地用拐杖奇奇怪怪地比划着,尖利地嚎叫了一声,沿着一条通向灌木丛的小径一路跑了过去。

“瓦伦丁! ……回来!”它的主人无奈地做着最后的努力。

小狗极为没教养地假装听不见主人的命令,它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个躺着的身影对面。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是躺在年轻的橡树脚下的半圆形长椅上小憩,周围是杂乱的九重葛和杜鹃花丛。尽管经过了多代的驯养,它还是仰面朝天,面对着尸体发出了最为原始的嚎叫。这叫声没有能唤醒它刚刚发现的尸体。而它的主人开始在远处用一种由于急切而断断续续的声音对此表示零碎的、毫无用处的歉意。

episode 2

小安德鲁·布拉德福德十分恼火,两只蓝色的眼睛因为紧张而从生动变得暴怒。他像一头困兽似地在机场的国际航班出口处来回踱步。不时地有一批批的旅客从这里出来,他们或是由于肠胃脆弱而面带倦容,或是由于回到了美国的土地上而兴高采烈,又或是由于对未知的恐惧而面色惨白。机场里多处飞机信息显示牌已经2次显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来的817次航班延误20分钟”的消息。他越来越焦急。法国境内刚刚发生一系列炸弹警报已经使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都紧张不已。

作为经贸部走私司的专员,安迪完全相信,除了在电影里,否则我们根本无法预知那些极端狂热的恐怖分子什么时候会进行自杀性袭击。捕获信息,做好一切的警戒工作,控制物质损失,或者有幸的话成功地在更为严重的袭击之前卸去

这些亡命之徒的毁灭性武器，这些倒还有可能，但是想让这些形形色色的极端分子完全放弃行动，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要是他最好的朋友在穷其一生以树立法律的威严——尽管并不怎么信任法律，但他还是相信这是惟一一套民主的法律——之后，在来度假的飞机上成为一小撮狂热的业余恐怖分子策划的小型恐怖活动的牺牲品的话，那可真是件极具讽刺性的事情！

在大西洋的这一侧，这天的争论围绕着美国境内的捕龙虾展开。并且由于它与五个政府和千百人的利益相斥，因此唤醒了一场古老的思想斗争。这种斗争只要在当地出现最为轻微的冲突时都会定期发生。布拉德福德专员在上个月发生在太平洋西岸海警和一艘用于走私鲑鱼的游船船员之间的小冲突中就差点送了命。他自从在佐治完成了必须的训练后，从来就没有犯过像这么低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那是个为了挑选精英的十分严酷的训练，所有的美国专员和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国外官员都被要求参加了此次训练。

安德鲁又瘦又高的身体不自觉地颤动了一下，他想起了那个促使他请假休息的人，是他的妻子做出了这样明智的举动。两个星期前，正在娴熟而温柔地喂孩子吃午饭的玛吉特抬起明亮的双眸望着他，她的褐色卷发散落下来，好像准备好要争斗似的。她最终开口说：

“你太辛苦了。你应该休个假了。”